

## 双蕨山

□王静

那年初春,姚先生说,送你一盆景,让你开门见山如何?金粉浅口圆盆中间置了一块假山石,层层绿苔,或深或浅,蔓延山体;匍匐的金钱草高低不一,像撑开的太阳伞,遮得山体忽暗忽亮;还有那些从山腰探出的过山蕨摇曳晃悠。假山盆景,让我欣喜。

早在新世纪初,以吃螃蟹的勇气买下带晒台的房子,心仪的就是底层院子与顶层晒台,这两处既接地气又近自然的空间,对于被钢筋水泥包围的城里人来说,似有亨利·戴维·卢梭置身于瓦尔登湖畔那般的欣喜与奢望。院子有垂丝海棠,有槐树,还有桂花树,后不知鸟儿啄来种子,还是风儿吹来种子,从泥土下长出一株樟树。手指粗的幼樟,似被风雨抽打一样疯长,没多少日子,挤死了槐树,院子里留下新樟抱枯槐的凄美一景,不久又将桂花树收纳于枝叶下。樟树不屈地疯长,尤其是无边无际的树冠,只能让花匠的屠刀一次又一次锯断它的枝杆。樟树颇具灵性,锯掉斜枝的刀口处,翌年竟新生直枝,直挺向上,迫使花匠暂收屠刀。

曾想堆一座假山,山脚再挖个小池,装个车水的木架,或者架个秋千;樟树下砌张石桌,琴棋书画,呵呵,沏壶茶总行吧;要不……多少种向往,恰如邻家那般的改造。然而樟树的神奇与自然的力量,让曾经的向往成了一帘幽梦,偶尔只能在“满地槐花满树蝉”,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”的意境中,做个美梦。随着房价的年年攀升,十多平方米的晒台有了更多的诱惑,这不邻居来访,说把连排朝南的晒台搭建变房,三房两厅变成四房两厅。呵呵,那不是像天上掉了一个大红包吗?聚划算的蓝图哟。然而我仍坚守着晒台。我的坚守是不想变成笼中的猴子。敞开晒台,随意种花养草,还有夏看星星、冬晒太阳的美妙,就像开放的心灵在天地间任意飞翔,那么

自由自在、随心所欲。

盆景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姚先生谦虚地说,用的是只旧盆而已。的确是只旧盆,假山背后的盆口有锯齿状的残损,残损的包浆显示着瓷盆的苍老。残旧而古老的瓷盆,自然任人联想:盆乃是盆景底盆,还是旧物妙用?此乃姚先生自家的,还是邻家遗弃的?倘若不曾破损,古盆乃落谁家……如此的想象,加深着我的喜爱。

双手捧着回家的路上,我谋思着盆景的安置处。院子抑或晒台,高搁还是低置,向阳抑或背阳……这样上楼下楼,捧上捧下,试放了N处,皆感不妥。选不定盆景的位置,当然更别谈姚先生所言的那种意境。

那年仲秋,我背回骨碎补,将两枚蕨根用山泥贴栽于盆景山石的后背。认识骨碎补,缘于林先生声情并茂的介绍。在武夷山,在满目的蕨草前,林先生说过它的学名、别名、所属及习性。我只记它属蕨类植物,且与其他山蕨不同——骨碎补冬生夏眠。真的像蜥蜴壳做道场似的,我在十寸盆大、一筷子高的假山上,移栽武夷山的骨碎补。

冬去春来,骨碎补绕着山脚横包了半座山体。入秋,过山蕨渐枯,它渐绿。天地来寒,它长得生机勃勃,鱼骨似的青叶,高耸于山顶。就这样的一枯一荣,一荣一枯,使得盆景终年翠绿常青。

席地而置的双蕨盆景实在太矮小,它于晒台的梅兰竹菊、齐腰的三角梅,还有两缸荷花之间,很少引我注目。多难的庚子之春,孤独、恐惧,终日惶惶不安,惟在晒台,心才宁静。奇怪的是每去晒台,开门入目是那盆假山,有风的日子,青叶晃荡,枯蕨轻扬;无风的日子,青叶挺拔,枯蕨低垂。渐渐地,开门再见双蕨山,盆景似乎不再低矮,反而时常想起姚先生的“开门见山”一言。难道此与桃花源一样,那山亦在我的心里。

## 且养丘中草木年

□耿艳菊

认识杜仲,是在南海子公园的麋鹿苑。春和景明,到处是看花人。看花似乎是名义上的托词,樱花桃花热热闹闹开,人群熙熙攘攘实则更胜一筹。下午3点多钟的麋鹿苑木桥倒是难得的清静。就是因为这份静,才会有闲情逸致留心身边看上去很平常的植物。

桥头处有几株栎树,我认得的,刚抽出一点点嫩芽,很羞涩的样子。还有一丛植物,从桥底直茂盛到桥上,绿莹莹的,从它旁边过,拂人的衣袖。搁平时,也许一晃就过去了,枝叶平常得似曾相识,只是叫不出名字。我拿出手机扫下,几秒钟就有了答案。竟是杜仲。

之所以惊讶,是因为我早已在一位作家的散文里读过杜仲这种植物的前世今生。最喜欢开头处的遥想,她说,一直觉得“杜仲”这两个字是一个男人的名字,这个男人生在民国,穿洗得发白的长衫,教书为业,兼以养花种草为乐,像一条河流已经走到中下游,宽阔,平静,淡泊。杜仲应该是一个很平民的男人,有烟火气,有书卷气,浑身散发温暖的气息,适合做相伴一生的人。

看看眼前的杜仲,再贴切不过,平常,平静,平淡,波澜不惊;烟火,家常,温润,温暖。是的,如遇故人,在春日午后的幽静里,重逢的惊喜让温润如玉的杜仲在我心里安营扎寨。

人生一世,草生一春。来如风雨,去似微尘。风吹尘舞,风静尘落。微不足道,无处不在。这是《增广贤文》中的句子,说的是草,而杜仲也是有这样的洒脱与坦然的。杜仲在人世的担当是作为药材,不是花不是枝叶,而是杜仲皮,一刀一刀被剥取,然后悄然愈合疼痛,什么都不曾发生。

认识菩提树,是在一条曲曲折折的胡同里。慵懒的午后,胡同里散步,东晃西看,心神恍惚。转过一道墙,在一户楼房的栅栏外看到一棵很苍老的大树,大约两人合抱才能围住它,外形和杨树特别相似。走近了看,才发现

叶片和杨树的叶片很相像,但又是不一样的,它的叶尖处像有一滴水悬着,将落未落的样子。

好奇心使然,举起手机一扫,答案揭晓,是菩提树。仰望大树,我有几分不敢相信。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,莫使惹尘埃。总觉得菩提树是在佛家人的智慧里,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隔些距离。如今,在这家胡同和它面对面,觉得自己是被智慧和幸运眷顾的而欣喜不已。

手机上除了有菩提树的详细介绍外,还有几句诗:庭中有奇树,绿叶发华滋。馨香盈怀袖,路远莫致之。智慧的树,美好的诗,我把那张图片截屏保留了下来,以郑重记之。

有一天,在一个博客上看到这样几句话:把一些花草树当作朋友一样珍存于心,体验灵魂与万物神遇的惊喜和感动。因为郑重,平时连走路的姿势都有了关注的意味,不是低头就是昂首,生怕错过与一朵花的遇见。

虽不认识博客的主人,却因为这样的识见,当下引为知己。近几年,我平常走路也是这样的,看到路边的草木总有别样的情感,遇到认识的像旧相识般亲切,不认识的又像结识到新朋友一样快乐。而与植物打交道远比与人打交道简单纯粹,省心省力,没有算计、人情、矛盾、嫉妒,没有低姿态高姿态,没有计较得失,没有自卑,没有迎合,没有虚假,笑是真诚开心的笑,不掺杂任何成分,心平气静,轻松,自由自在。人常常会因为一件小事越走越远,植物则贴心贴肺,默默相陪。

亦知世上公卿贵,且养丘中草木年。一个人亲近自然界里的草木,自然就少了一些人世里的纷争和机敏,多了一些朴厚和真纯,没有荣华富贵,一世平淡亦一世平安,身心清闲康泰,便是最好的祥瑞了。

第6826期 配图 韩风平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